

晉

書

一九



應貞

成公綏

左思

趙至

鄒湛

棗據

褚陶

王沉

張翰

庾闡

曹毗

李充

袁宏

伏滔

羅含

顧愷之

郭澄之

夫文以化成惟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史之格言是以溫洛楨圖綠  
字符其丕業苑山靈篆金簡成其帝載既而書契之道聿興鍾  
石之文逾廣移風俗於王化崇孝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  
故知文之時義大哉遠矣洎姬歷云季歌頌滋繁荀宋之流導  
源自遠總金羈而齊驚揚玉軼而並馳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  
於六變自時已降軌躅相趨西都賈馬耀靈蛇於掌握東漢班  
張發彫龍於綈縠俱標稱首咸推雄伯逮乎當塗基命文宗鬱起

三祖叶其高韻七子分其麗則翰材總其菁華典論詳其藻綯  
彬蔚之美競爽當年獨彼陳王思風道舉備乎典與懸諸日月  
及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研之音藩  
連輝頡頏名輩並綜採繁縟杼軸清英窮廣內之青編緝平臺  
之麗曲嘉聲茂迹陳諸別傳至於吉甫太冲江右之才傑曹毗庾  
闡中興之時秀信乃金相玉潤楚會川冲埒美前修垂裕來葉  
今撰其鴻筆之彥著之文苑云

應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據之子也自漢至魏世以文  
章顯軒冕相襲爲郡盛族貞善談論以才學稱夏侯玄有盛  
名貞詣玄玄甚重之舉高第頻歷顯位武帝爲抚軍大將軍以  
爲叅軍及踐阼遷給事中帝於華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其辭  
曰悠悠太上人之厥初皇極肇建彝倫攸敷五德更運應籙受符  
陶唐旣謝天歷在虞於時上帝乃顧惟眷光我晉祚應期納禪位  
以龍飛文以豹變玄澤滂流仁風潛扇區內宅心方隅迴面天垂

其象地耀其文鳳鳴朝陽龍翔景雲嘉禾重穎蓂莢載芬率土咸  
寧人胥悅欣恢恢皇度穆穆聖容言思其允貌思其恭在視斯明  
在聽斯聰登庸以德明試以功其恭惟何昧旦不顯无義不經无理不  
踐行舍其華言去其辯游心至虚同規易簡六府孔修九有來踐澤  
罔不被化莫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幽人肆險遠國忘遐越常重  
譯充牣皇家峨峨列辟赫赫武臣内和五品外威四賓順時貢職入  
覲天人備言錫命羽蓋朱輪貽宴好會不常厥數神心所授不言而  
喻於時肆射弓矢斯具發彼互的有酒斯飫文武之道厥猷未墜  
昔先王射御茲器示武懼荒過則有失凡厥群后无懈于位初置太  
子中庶子官貞與護軍長史孔恂俱爲之後遷散騎常侍以儒學  
與太尉荀顗擬定新禮未施行泰始五年卒文集行於世弟純純  
子紹永嘉中至黃門郎爲東海王越所害純弟秀秀子詹自有傳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幼而聰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產  
家貧歲饑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

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爲祥禽乃作賦美之文多不載又以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无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歷觀古人未之有賦豈獨以至麗无文難以辭替不然何其闕哉遂爲天地賦曰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无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茫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濁剖分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重規天動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氣而代謝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萬化繁育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律覆載无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六氣氤氲蛟行蠕動方聚類分鱗殊族別羽毛異群各含精而鎔冶咸受範於陶鈞何滋育之罔極兮偉造化之至神若夫懸象成文列宿有章三辰燭耀五緯重光河漢委蛇而帶天虹蜺偃蹇於昊蒼望舒彌節於九道羲和正轡於中黃衆星回而環極招搖運而指方白獸峙據於叅伐青龍垂尾於心房玄龜匿首於女虛朱鳥奮翼於注張帝皇

正坐於紫宮輔臣列位於文昌垣屏駱驛而珠連三台差池而鴈  
翔軒轅華布而曲列攝提昴跼而相望若乃徵瑞表祥災變呈  
異交會薄蝕抱暈帶珥流逆犯歷譴悟象事蓬容著而妖害生  
老人形而主受喜天矢黃而國吉祥彗孛發而世所忌爾乃旁觀  
四極俯察地理川瀆浩汗而分流山嶽磊落而羅峙滄海沆漭  
而四周懸圃隆崇而特起昆吾嘉於南極燭龍曜於北陟扶桑  
高于萬仞尋木長于千里崑崙鎮于陰隅赤縣據于辰巳于是八  
十一域區分方別風乖俗異險斷阻絕萬國羅布九州並列青冀  
白壤荆衡塗泥海岱赤埴華梁青黎充帶河洛揚有江淮辯方  
正土經略建邦王圻九服列國一同連城比邑深池高墉康衢交路  
四達五通東至暘谷西極泰濛南暨丹炮北盡空同遐方外區絕  
域殊鄰人首蛇軀鳥翼龍身衣毛被羽或介或鱗棲林浮水若獸  
若人居於大荒之外處于巨海之濱於是六合混一而同宅宇宙結體  
而括囊渾元運流而无窮陰陽循度而率常回動糾紛而乾乾天

道不息而自彊統群生而載育人託命於所繫尊太一於上皇奉  
萬神於五帝故萬物之所宗必敬天而事地若乃共工赫怒天柱  
摧折東南俄其旣傾西北豁而中裂斷鼇足而續毀鍊玉石而補  
缺豈斯事之有徵將言者之虛設何陰陽之難測偉二儀之多闕  
坤厚德以載物乾資始而至大俯盡鑒於有形仰蔽視於所蓋游  
萬物而極思故一言于天外綏雅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泠然  
成曲因爲嘯賦曰逸群公子體竒好異教世忘榮絕棄人事希高  
慕古長想遠思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志於是延友生集  
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  
覺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  
于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逍遙攜手躊躇步趾發妙聲於丹脣  
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標起協黃宮於清角  
雜商羽於流徵飄游雲於泰清集長風於萬里曲旣終而響絕  
遺餘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

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  
隨吟大而不滂細而不沉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瑟琴玄妙足以  
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濟洪  
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陰引唱萬變曲用无方和樂怡懌悲傷摧藏  
時幽散而將絕中矯厲而慨慷徐婉約而優游紛繁騫而激揚情  
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總八音之至和固極樂而无荒若乃登  
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長引而嚶亮或舒  
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或冉弱而柔撓或澎湃而奔壯橫鬱鳴  
而滔洄咧繚眺而清昶逸氣奮涌續紛交錯烈烈颺揚啾啾響作  
奏胡馬之長思迴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鴈之將雛群鳴號乎沙漠故  
能因形創聲隨時造曲應物无窮機發響速怫鬱衝流參譚雲  
屬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獸應於中谷南箕動於  
穹蒼清飈振於喬木散滯積而播揚蕩埃靄之溷濁變陰陽於  
至和移淫風之穢俗若乃游崇岡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磐石



漱清泉藉臯蘭之猗靡蔭修竹之嬋娟乃吟詠而發歎聲驛驛而響連舒蓄思之悵憤奮久結之纏綿心絛蕩而无累志離俗而飄然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匏衆聲繁奏若筚若簫礧礧震隱訇礧啍嘈發徵則隆冬熙烝騁羽則嚴霜夏周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音均不恒曲无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曜而清厲信自然之極麗羌殊尤而絕世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于時綿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輟聲而止歌甯子歛手而歎息鍾期棄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食百獸率舞而抃足鳳凰來儀而拊翼乃知長嘯之奇妙此音聲之至極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爲絕倫薦之太常徵爲博士歷祕書郎轉丞遷中書郎每與華受詔並爲詩賦又與賈充等叅定律律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行於世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爲氏焉

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並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惟以閑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祕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曰觀中古已來爲賦者多矣相如子虛擅名於前班固兩都理勝其辭張衡二京文過其意至若此賦擬議數家傳辭會義抑多精致非夫研覈者不能練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統其異世咸貴遠而賤近莫肯用心於明物斯文吾有異焉故聊以餘思爲其引詁亦猶胡廣之於官箴蔡雍之於典引也陳留衛瓘又爲思賦作略解序曰余觀三都之賦言不苟華必經典要

品物殊類稟之圖籍辭義瓌瑋良可貴也有晉徵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謐西州之逸士耽籍樂道高尚其事覽斯文而慷慨爲之都序中書著作郎安平張載中書郎濟南劉逵並以經學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悅玩爲之訓詁其山川土域草木鳥獸奇怪珍異僉皆研精所由紛散其義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遺忘又爲之略解祇增煩重覽者闕焉自是之後盛於當時文多不載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又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抚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祕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退居宜春里專意典籍齊王冏命爲記室督辭疾不就及張方縱暴都邑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

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  
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  
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太  
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康曰年少  
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  
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將遠學母禁之至遂陽狂走三五里輒追得  
之年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改名浚字允元康母曰  
卿頭小而銳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矣及康卒至詣魏興見  
太守張嗣宗甚被優遇嗣宗遷江夏相隨到涓川欲因入吳而嗣  
宗卒乃向遼西而占戶焉初至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乃與  
蕃書叙離并陳其志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獄  
長謠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  
群獨逝背榮讌辭倫好經迴路造沙漠鷄鳴戒旦則飄爾晨征  
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沉思紆結登高遠眺則山川

攸隔或乃迴風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  
慷慨重阜之顛進无所由退无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咏溝  
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芷傾  
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而牙淺弦急每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此  
所以怵惕於長衢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  
將殖橘柚於玄朔榮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龔  
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  
遠遊之士託身无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難懸鞍陋宇則有  
後慮之戒朝霞啟暉則身疲而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而夕惕肆  
目平隰則寥廓而无覩極聽修原則掩寂而无聞吁其悲矣心傷  
瘁矣然後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  
悼世激情風厲龍嘯大野獸睇六合猛志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  
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嶽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  
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距

靡加六翮摧屈自非知命孰能不憤悵者哉吾子殖根芳苑濯秀  
清流晞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渚仰蔭游鳳之林榮  
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疇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  
間美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  
矣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矣嵇生遠離隔矣熒熒飄  
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携手之期邈无日矣思心彌結  
誰云釋矣元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  
敦履璞沉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紙意結知復何云至身長七尺  
四寸論議精辯有縱橫才氣遼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  
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之告仍戒以不歸至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部  
從事斷九獄見稱精審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耻士  
伍欲以宦學立名期於榮養旣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流血而  
卒時年三十七

鄒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也父軌魏左將軍湛少以才學知名仕

魏歷通事郎太學博士泰始初轉尚書郎廷尉平征南從事中郎深  
爲羊祜所器重入爲太子中庶子太康中拜散騎常侍出補渤海  
太守轉太傅楊駿長史遷侍中駿誅以僚佐免官尋起爲散騎  
常侍國子祭酒轉少府元康末卒所著詩及論事議二十五首  
爲時所重初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无所言如此非久之  
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  
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歛葬畢遂夢此人來謝子捷字大應  
亦有文才永康中爲散騎侍郎及趙王倫篡逆捷與陸機等俱  
作禪文倫誅坐下廷尉遇赦免後爲太傅叅軍永嘉末卒

賁據字道彥潁川長社人也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焉父叔禕魏鉅  
鹿太守據美容貌善文辭弱冠辟大將軍府出爲山陽令有政  
績遷尚書郎轉右丞賈充伐吳請爲從事中郎軍還徙黃門侍  
郎冀州刺史太子中庶子太康中卒時年五十餘所著詩賦論  
四十五首遇亂多亡失子腆字玄方亦以文章顯永嘉中爲襄

城太守弟嵩字臺產才藝尤美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爲石勒所殺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也弱不好弄少而聰慧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竒之陶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遷九真太守轉中尉年五十五卒

王沉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沉浮爲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作釋時論其辭曰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汙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无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爲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



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  
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  
朱韞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无祿惟先生告我塗之  
速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  
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縱橫之世賢  
知顯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以  
暢摠是則袞龍出於緼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  
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  
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群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  
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簡虫儻多士豐於貴族  
爵命不出閨庭四門穆穆綺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爲老成賤  
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於華屋䟽飯襲跡於耨耕談名  
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囂者以泓  
噌爲雅量璫慧者以淺利爲鎗鎗晦胎者以无檢爲弘曠儂

垢者以守意爲堅貞嘲哂者以麤麤發爲高亮韞蟲者以色厚爲篤誠庵婪者以博納爲通濟眊眊者以難入爲凝清拉答者有沉重之譽嘆閃者得清勦之聲噓噓者畏於謙讓闖茸勇敢於號譁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於已恒寬德无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鼻齟齬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傲蔑道素懾吁權門心以利傾智以勢昏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異群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買職童僕闚其車乘閤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叅於靖室疎賓徙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內荏外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爲鄙極高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无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孤寒懷真抱素志陵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關津難渡欲騁韓盧時无狡兔衆塗圯塞投足何錯於是冰子釋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

孔顏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彈琴詠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滅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沉晬周道師巢由德林豐屋蔀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積罰難任三郤尸晉宋華咎深投局正幅實獲我心是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遂終于里閭元康初松滋令吳郡蔡洪字叔開有才名作孤奮論與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歎息焉

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閭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即去而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

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  
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文多不載俄  
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然府以其輒去除吏名翰任心自適不求  
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  
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性至孝遭母憂哀毀過禮  
年五十七卒其文筆數十篇行于世

庾闡字仲初潁川鄆陵人也祖輝安北長史父東以勇力聞武帝  
時有西域健胡趨捷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帝募勇士惟東應選遂  
撲殺之名震殊俗闡好學九歲能屬文少隨舅孫氏渡江母隨兄  
肇爲安樂長史在項城永嘉末爲石勒所陷闡母亦沒闡不櫛  
沐不婚宦絕酒肉垂二十年鄰親稱之州舉秀才元帝爲晉王  
辟之皆不行後爲太宰西陽王羨掾累遷尚書郎蘇峻之難闡  
出奔郢鑒爲司空叅軍峻平以功賜爵吉陽縣男拜彭城內史  
鑒復請爲從事中郎尋召爲散騎侍郎領大著作頃之出補零

陵太守入湘川弔賈誼其辭曰中興二十三載余忝守衡南鼓棹  
三江路次巴陵望君山而過洞庭涉湘川而觀汨水臨賈生投書之  
川慨以永懷矣及造長沙觀其遺象喟然有感乃弔之云偉哉蘭  
生而芳玉產而潔陽葩熙冰寒松負雪莫邪挺鏐天驥汗血荀云  
其雋誰與比傑是以高明倬茂獨發奇秀道率天貞不議世疾  
煥乎若望舒耀景而焯群星矯乎若翔鸞拊翼而逸宇宙也  
飛榮洛汭擢潁山東質清浮磬聲若孤桐琅琅其璞巖巖其  
峯信道居正而以天下爲公方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  
弦悲聲激柱落清唱未和而桑濮代作雖有惠音莫過韶濩雖  
有騰鱗終仆一壑嗚呼大庭旣邈玄風悠緬皇道不以智隆上德  
不以仁顯三五親譽其軌可仰而標霸功雖逸其塗可翼而闡  
悲夫先生何命之蹇懷寶如玉而生運之淺昔咎繇謬虞呂尚  
歸昌德協充符乃應帝王夷吾相桓漢登蕭張草廬三顧臭  
若蘭芳是以道隱則螭屈數感則鳳覩若棲不擇木翔非九

五雖曰玉折雋才何補夫心非死灰智必存形形託神王故能全生  
奈何蘭膏揚芳漢庭摧景飈風獨喪厥明悠悠太素存亡一指  
道來斯通世往斯圯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散帛寄之淥水後以  
疾徵拜給事中復領著作吳國內史虞潭爲太伯立碑闡製其文  
又作揚都賦爲世所重年五十四卒謚曰貞所著詩賦銘頌十卷  
行於世子肅之亦有文藻著稱歷給事中相府記室湘東太守  
太元中卒

曹毗字輔佐譙國人也高祖休魏大司馬父識右軍將軍毗少好  
文籍善屬詞賦郡察孝廉除郎中蔡謨舉爲佐著作郎父憂  
去職服闋遷句章令徵拜太學博士時桂陽張碩爲神女杜蘭  
香所降毗因以二篇詩嘲之并續蘭香歌詩十篇甚有文彩又  
著揚都賦亞於庾闡累遷尚書郎鎮軍大將軍從事中郎下邳  
太守以名位不至著對儒以自釋其辭曰或問曹子曰夫寶以含  
珍爲貴士以藏器爲峻麟以絕跡標奇松以負霜稱雋是以蘭

生幽澗玉輝千仞故子州浮滄瀾而龍蟠吳季忽萬乘以解印虞  
公潛崇巖以頤神梁生適南越以保慎固能全真養和夷跡  
洞庭陵冬揚芳披雪獨振也今子少晞冥風弱挺秀容竒發幼  
齡翰披孺童吐辭則藻落揚班抗心則志擬高鴻味道則理貫  
莊肆研妙則顙奪豪鋒固以騰廣莫而萋穢排素薄而青葱者  
矣何必以刑禮爲己任申韓爲宏通既登東觀染史筆又據太  
學理儒功曾无玄韻淡泊逸氣虛洞養采幽翳晦明蒙籠不  
追林棲之迹不希抱鱗之龍不營練真之術不慕內聽之聰而  
處汎位以核物扇塵教以自蒙負鹽車以顯能飾一己以求恭退  
不居漆園之場出不躡曾城之衝游不踐綽約之室趨不希駢  
駟之蹤徒以區區之懷而整名目之典覆蕢之量而塞北川之  
洪檢名實於俄頃之間定得失乎一管之鋒子若謂我果是邪  
則是不必以合俗子若云俗果非邪則俗非不可以苟從俗我  
紛以交爭利害渾而彌重何異執朽轡以御逸駟承勁風以握秋

蓬役恬性以充勞府對群物以耦怨讐者乎子不聞乎終軍之穎賈  
生之才拔竒山東玉映漢臺可謂響播六合聲駭嬰孩而見毀絳灌  
之口身離狼狽之災由此言之名爲實賓福萌禍胎朝敷榮華夕  
歸塵埃未若澄虛心於玄圃陰瑤林於蓬萊絕世事而雋黃綺鼓  
滄川而浪龍鰓者矣蒙竊惑焉主人煥耳而笑欣然而言曰夫兩  
儀旣闢陰陽汗浩五才迭用化生紛擾萬類云云孰測其兆故不  
登閭風安以瞻殊目之形不步景宿何以觀恢廓之表是以迷麤  
者循一往之智狷介者守一方之矯豈知火林之蔚炎柯水津之擢  
陽草故大人達觀任化昏曉出不極勞處不巢皓在儒亦儒在道  
亦道運屈則紆其清暉時申則散其龍藻此蓋員動之用舍非尋  
常之所寶也今三明互照二氣載宣玄教夕凝朗風晨鮮道以才  
揚化隨理全故五典尅明於百揆虞音齊響贊於五絃安期解褐  
於秀林漁父擺釣於長川如斯則化无不融道无不延風澄于俗波  
清于川方將舜黃虬於慶雲招儀鳳於靈山流玉醴乎華闥秀朱



草於庭前何有違理之患累真之嫌子徒知辯其說而未測其源明  
朝菌不可喻晦朔蟪蛄元以觀大年固非管翰之所述聊對敬以終  
篇累遷至光祿勳卒凡所著文筆十五卷傳於世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其父墓中栢樹嘗爲  
盜賊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善楷書妙叅鍾索世咸重之辟丞相  
王導掾轉記室參軍幼好刑名之學深抑虛浮之士嘗著學箴稱  
老子云絕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益  
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  
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茲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  
義之不篤故以禮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僞亦愈廣老莊是乃明  
无爲之益塞爭欲之門夫極靈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尚乎  
聖人革一代之弘制垂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  
世吐言則爲訓辭蒞事則爲物軌運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  
弊矣是以大爲之論以標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於聖人

而遺累乎陳迹也故化之以絕聖棄智鎮之以无名之樸聖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塗殊而爲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衆及道者尠不覲千仞之門而逐適物之迹迹逾篤離本逾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絕所以聖人長潛而迹未嘗滅矣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无爲之風覓義教之殺而不觀其隆矣略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不違本言不流放庶以祛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乎其辭曰芒芒太初悠悠鴻荒蚩蚩萬類與道兼忘聖迹未顯賢名不彰怡此鼓腹率我猖狂資生旣廣羣塗思通聞實師明匪予求蒙遺已濟物而天下爲公大庭唱基義農宏贊六位時成離暉大觀澤洽雨濡化流風散比屋同塵而人罔僭亂爰暨中古哲王胥承質文代作禮統迭興事藉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動非性擾靜豈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於德衰三辟興乎叔世旣敦旣誘乃矯乃厲敦亦旣備矯亦旣深彫

琢生文抑揚成音群能騁技衆巧竭心野无陸馬山无散林風罔  
不動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放欲以越禮不知希競之爲  
病違彼夷塗而遵此險徑狡兎陵岡游魚遁川至願深妙大象幽  
玄棄餌收罟而責功蹄筌先統喪歸而寄旨忘言政異徵辭拔  
本塞源遁迹永日尋響窮年刻意離性而失其常然世有險夷  
運有通圯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  
禮不可以干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无以長物非義无以齊耻  
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力行猶懼不逮希企邈以遠  
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况乎行止復禮克已風人司箴敬貽君子  
征北將軍褚裒又引爲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外出裒將許之爲  
縣試問之充曰窮援投林豈暇擇木乃除剡縣令遭母憂服闋  
爲大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充删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  
甚有條貫祕閣以爲永制累遷中書侍郎卒官充注尚書及周  
易旨六篇釋莊論上下二篇詩賦表頌等雜文二百四十首行於

世子顥亦有文義多所述作郡舉孝廉充從兄式以平隱著稱善楷隸中興初仕至侍中

袁宏字彥伯侍中猷之孫也父勗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耳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尚爲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引宏叅其軍事累遷大司馬栢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爲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栢彞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溫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爲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旣未遑啟不敢顯之耳溫疑不實乃曰君欲爲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郎或搜或引

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爲允也溫泣然而止宏賦  
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公勲跡如此君  
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无因曰精金百  
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勲爲史所贊胡奴  
止後爲三國名臣頌曰夫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  
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代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  
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群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  
雖遭罹不同迹有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輦  
千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  
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  
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員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  
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遽寧  
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袁世之中  
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矣夫未遇

伯樂則千載无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賢於斯爲  
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  
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  
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患遭時難遭時匪  
難遇君難故有道无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无君賈生所以垂泣  
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无欣  
喪之何能无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  
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照而有救  
世之心論時則人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謀世  
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人亡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  
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逼公達慨然志在致命  
由斯而譚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爲漢隸而迹入魏幕源流趣舍  
抑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旣明且哲名教  
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識達

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  
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君臣  
易位則崔生所以不與魏氏所以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  
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  
於後豈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  
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人无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  
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无疑心武  
侯受之无懼色繼體納之无貳情百姓信之无異辭君臣之際良  
可詠矣公瑾卓邇逸志不群總角斷主則素契於伯符晚節矚奇  
則三分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  
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塞謬而已哉然杜門不用登壇  
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況沉跡溝壑遇  
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紀德顯  
功雖大指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

世作範不可廢也復綴序所懷以爲之贊曰火德旣微運纏大過  
洪飈扇海二溟揚波虬獸雖驚風雲未和潛魚擇川高鳥候柯赫  
赫三雄並迴軋軸競收杞梓爭採松竹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无  
幽蘭嶺无停菊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願竒賞要目在  
躬隱之彌曜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滄海橫流玉石俱碎達人兼善  
廢已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始救生靈終明風旣公達潜卽  
思同著蔡運用无方動攝群會爰初發迹邁此顛沛神情玄定  
處之彌泰悵悵幕裏筭无不經疊疊通韻跡不暫停雖懷尺  
璧顧哂連城智能極物愚足全生郎中溫雅器識純素貞而不  
諒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執度志成弱冠道數歲暮仁者必勇  
德亦有言雖遇履尾神氣恬然行不修飾名跡无愆操不激切素風  
愈鮮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岸高嶷忠存軌跡義形  
風色思樹芳蘭翦除荆棘人惡其上世不容哲琅琅先生雅杖名  
節雖遇塵霧猶震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景山恢誕韻與



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胎  
答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載元首擬伊同耻人未知德懼若在己嘉  
謀肆庭讜言盈耳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邈  
哉太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无假全身曲直跡濇必偽處  
死匪難理有則易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君  
親自然匪由名教愛敬既同情禮兼到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  
遠期在忠孝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陞端委默  
正言彌啟臨危致命盡其心禮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靈獨  
稟先覺標榜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干  
戈迭用苟非命世孰埽零宗子思寧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  
爲時棟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  
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綢繆哲后无妄惟時夙夜匪懈義在緝  
熙三略既陳霸業已基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曰模擬實在雅性  
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公衡冲達秉志淵塞媚

茲一人臨難不惑疇息不造假翻鄰國進能徽音退不失德六合紛紜人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盼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相相魏武外託霸跡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叅分宇宙斲隔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抚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吳魏同寶遂贊宏謨匡此霸道相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實由老臣才爲世生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无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无鵲鵲固慎名器伯言謦謦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亦獻替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元歎邈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无塵點立行以恒匡主以漸清不增潔濁不加染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賈屈莘莘衆賢千載一遇整轡高衢驤首天路仰揖玄流俯弘時務名節殊塗雅致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

之不置尚想遐風載揖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從相溫北征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常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无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移韻從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溫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余心愬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性彊正亮直雖被溫禮遇至於辯論每不阿屈故榮任不至與伏滔同在溫府府中呼爲袁伏宏心耻之每歎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滔比肩何辱之甚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爲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宏見漢時傅毅作顯宗頌辭甚典雅乃作

頌九章頌簡文之德上之於孝武太元初卒於東陽時年四十九撰後漢紀三十卷及竹林名士傳三卷詩賦誄表等雜文凡三百首傳於世三子長超子次成子次明子明子有父風最知名官至臨賀太守

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也有才學少知名州舉秀才辟別駕皆不就大司馬桓溫引爲參軍深加禮接每宴集之所必命滔同游從溫伐袁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其上篇曰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與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天下建立郡縣是爲九江劉項之際號曰東楚爰自戰國至于晉之中興六百有餘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於世而終莫戒焉其天時歟地勢歟人事歟何喪亂之若是也試商較而論之夫懸象著明而休徵表於列宿山河衿帶而地險彰於丘陵治亂推移而興亡見於人事由此而觀則兼也必矣昔妖星出於東南而弱楚亡

飛孛橫於天漢而劉安誅絕近則火星晨見而王凌首謀長彗  
霄暎而母丘襲亂斯則喪乎天時也彼壽陽者南引荆汝之利東  
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日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  
有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龍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蠶  
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藪澤之隈水旱之  
所不害土產草滋之實荒年之所取給此則係乎地利者也其俗尚氣  
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爭而貴詐僞豪右并兼之門十室而七藏甲  
挾劍之家比屋而發然而仁義之化不漸刑法之令不及所以屢多亡  
國也昔考烈以衰弱之楚屢遷其都外迫彊秦之威內構陽申之  
禍逃死刼殺二世而滅黥布以三雄之選功成垓下淮陰旣囚梁越受  
戮嫌結震主之威慮生同體之禍遂謀圖全之計庶幾後亡之福衆  
潰於一戰身脂於漢斧劉長支庶奄王大國承喪亂之餘御新化之  
俗无德而寵欲極禍發王安內懷先父之憾外眩姦臣之說招引賓客  
沉溺數術藉二世之資恃戈甲之盛屈強江淮之上西向而圖宗國言

未絕口身嗣俱滅李憲因亡新之餘表術當衰漢之末負力幸亂  
遂生僭逆之計建號九江稱制下邑狼狽奔亡傾城受戮及至彥雲  
仲恭公休之徒或憑宿名或怙前功握兵淮楚力制東夏屬當多  
難之世仍值廢興之會謀非所議相係禍敗祖約助逆身亡家族  
彼十亂者成乎人事者也然則侵弱昏迷以至絕滅亡楚當之恃  
彊畏逼遂謀叛亂黥布有焉二王構逆寵之之過也公路僭偽乘  
釁之盜也二將以圖功首難士少以驕矜樂禍本其所因考其成跡  
皆寵盛禍淫福過災生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也其下篇曰昔高祖  
之誅黥布也撮三策之要馳赦過之書乘人主之威以除逆節之  
虜然猶決戰陳都暴尸橫野僅乃剋之害亦深矣長安之謀雖  
兵未交於山東禍未徧於天下而馳說之士與闔境之人幽囚誅  
放者亦已衆矣光武連兵於肥舒魏祖馳馬於蘄苦而廬九之間  
流溺兵凶者十而七八焉夫王陵面縛得之於矜石仲恭接刃成之  
於後覺也而高祖以之宵征世宗以之發疾豈不勤哉文皇挾萬

乘之威杖伊周之權內舉京畿之衆外徵四海之銳雲合雨集推鋒以臨淮浦而誕欽晏然方嬰城自固憑軾以觀王師於是築長圍起焚櫓高壁連塹負戈擊析以守之自夏及春而後始知亡焉然則屠城之禍其可極言乎約之出奔淮左爲墟悲夫信哉魯哀之言夫生乎深宮長于膏粱憂懼不切於身榮辱不交於前則其仁義之本淺矣奉以南面之尊藉以列城之富宅以制險之居養以衆強之盛而无德以臨之无制以節之則厭溢樂禍之心生矣夫以昏主御姦臣利甲資堅城僞令行於封內邪惠結於人心乘間幸濟之說日交於側猾詐錮咎之群各馳於前見利如歸安在其不爲亂乎况乘舊寵挾前功畏逼懼亡以謀圖身之舉者望其俛首就羈不亦逆哉易稱履霜堅冰馴致之道蓋言漸也嗚呼斯所以亂臣賊子亡國覆家累世而不絕者歟昔先王之宰天下也選於有德訪之三吏正其分位明其等級畫之封疆宣之政令上下有序无僭差之嫌四人安業无并兼之國三載考陟功罪

不得逃其跡九伐時修刑賞无所謬其實令之有漸軌之有度寵之有節權不外授威不下黷所以杜其萌際重其名器深根固本傳之百世雖時有盛衰弱者无所懼其亡道有興廢強者不得資其弊夫如是將使天下從風穆然軌道慶自一人惠流萬國安有向時之患哉壽陽平以功封聞喜縣侯除永世令溫薨征西將軍栢豁引爲叅軍領華容令太元中拜著作郎專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孝武帝嘗會於西堂滔豫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遷游擊將軍著作如故卒官子系之亦有文才歷黃門郎侍中尚書光祿大夫

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也曾祖彥臨海太守父綏滎陽太守含幼孤爲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卧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弱冠州三辟不就含父嘗宰新淦新淦人楊羨後爲含州將



引含爲主簿含傲然不顧羨招致不已辭不獲而就焉及羨去職  
含送之到縣新淦人以含舊宰之子咸致賂遺含難違而受之  
及歸悉封置而去由是遠近推服焉後爲郡功曹刺史庾亮以  
爲部江夏從事太守謝尚與含爲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  
謂湘中之琳琅尋轉州主簿後桓溫臨州又補征西叅軍溫嘗  
使含詣尚有所檢劾含至不問郡事與尚累日酣飲而還溫問  
所劾事含曰公謂尚何如人溫曰勝我也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  
邪故一无所問溫竒其意而不責焉轉州別駕以解舍誼擾於  
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爲材織葦爲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  
也溫嘗與寮屬讌會含後至溫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  
荆楚之材溫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徵爲尚書郎溫  
雅重其才又表轉征西戶曹參軍俄遷宜都太守及溫封南郡公  
引爲郎中令尋徵正員郎累遷散騎常侍侍中仍轉廷尉長沙  
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含在官舍有一白雀棲巢

堂字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爲德行之感焉年七十七卒所著文章行於世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无錫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愷之博學有才氣嘗爲箏賦成謂人曰吾賦之比嵇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桓温引爲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温薨後愷之拜温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愷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後爲殷仲堪叅軍亦深被眷接仲堪在荊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牋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无恙還至荊州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桓玄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无遺燎玄曰白布纏根樹旒旒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語玄曰矛頭折米劒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

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仲堪眇目驚曰此太逼人因罷愷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爲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荅曰四體妍蚩本无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恒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躬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无怪色愷之矜伐過實少年

因相稱譽以爲戲弄又爲吟詠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其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義熙初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爲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給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弱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以珍之初愷之在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年六十二卒於官所著文集及啓牒記行於世

郭澄之字仲靜太原陽曲人也少有才思機敏兼人調補尚書郎出爲南康相值盧循作逆流離僅得還都劉裕引爲相國叅軍從裕北伐旣剋長安裕意更欲西伐集寮屬議之多不同次問澄之澄之不答西向誦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廻首望長安裕便意定謂澄之曰當與卿共登霸陵岸耳因還澄之位至裕相國從事中郎封南豐侯卒於官所著文集行於世

史臣曰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詠歌而感  
召无象風律殊製至於應貞宴射之文極形言之美華林群藻  
罕或疇之子安幼標明敏少蓄清思懷天地之寥廓賦辭人之  
所遺特構新情豈常均之所企太冲含豪歷載以賦三都士安  
見而稱善平原觀而韜翰匪惟高步當年故以騰華終古鄒湛  
之持論棗據之緣情實南陽之人傑蓋潁川之時秀季雅摛屬  
道邁夙備成德稱爲泉岱之珍固其然矣彦伯未能混迹光塵而  
屈乎卑位釋時宏論亦足見其志耳季鷹爲縱誕一時不邀名爵黃花  
之什濬發神府仲初之文風流可尚擢秀士林陽都之美尤重時彦  
曹毗沉研祕籍跪足下僚綺靡降神之歌朗暢對儒之論李充之  
學箴信清壯也表宏東征名臣之作抑潘陸之亞玄度學藝優贍  
筆削擅奇降帝問於西堂故其榮觀也君章耀相中之寶挺荆  
楚之材夢鳥發乎精誠豈獨日者之蛟鳳長康矜能過實譚諧  
取容而才多逸氣故有三絕之目仲靜機思通敏延譽清流德輿

西伐之計取定於微指者矣

贊曰爰象垂法官徵流音美哉群彥揚蕤翰林俱諧振玉各擅鏘金子安太冲道文綺爛袁庚充愷縹藻霞煥架彼辭人共超清貫

列傳第六十二

晉書九十二



列傳第六十三

晉書九十三

御撰

羊琇

王恂弟虔愷

楊文宗

羊玄之

虞豫元

子胤

庾琛

杜乂

褚裒

何準

王濛

子修

蘊

王遐

褚爽

詳觀往誥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顯榮者其所由來尚矣而多至禍敗鮮克令終者何哉豈不由祿以恩升位非德舉識慚明哲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至釁隙隨之者乎是以呂霍之家誅夷於西漢梁鄧之族勦絕於東都其餘干紀亂常害時蠹政者不可勝載至若樊靡卿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陰興之守約戒奢史丹之掩惡揚善斯並后族之所美者也由此觀之干時縱溢者必以凶終守道謙冲者永保貞吉古人所謂禍福



元門惟人所召此非其效歟逮于晉難始自宮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叨竊非據賈謐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悍后遇雲林之災愍懷濫湖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宗廟以之顛覆黎庶於焉殄瘁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此之謂也爰及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旣而職兼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亡身元規幾於敗國豈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固求出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賈充楊駿庾亮王獻之王恭等已入列傳其餘即叙其成敗以爲外戚篇云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耽官至太常兄瑾尚書右僕射琇少舉郡計叅鎮西鍾會軍事從平蜀及會謀反琇正言苦諫還賜爵關內侯琇涉學有智筭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筵同席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千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立爲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議琇密爲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爲政損益揆度應所

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可否武帝答无不允由是儲位遂定及帝爲抚軍命琇參軍事帝即王位後擢琇爲左衛將軍封甘露亭侯帝踐阼累遷中護軍加散騎常侍琇在職十三年典禁兵豫機密寵遇甚厚初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琇性豪侈費用无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又喜遊讌以夜續晝中外五親无男女之別時人譏之然黨慕勝已其所推奉便盡心无二窮窘之徒特能振恤選用多以得意者居先不盡銓次之理將士有冒官位者爲其致節不惜軀命然放恣犯法每爲有司所貸其後司隸校尉劉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尋以侯白衣領護軍頃之復職及齊王攸出鎮也琇以切諫忤旨左遷太僕旣失寵憤怨遂發病以疾篤求退拜特進加散騎常侍還第卒帝手詔曰琇與朕有先後之親小小之恩歷位外內忠允茂

著不幸早薨朕甚悼之其追贈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謚曰威

王恂字良夫文明皇后之弟也父肅魏蘭陵侯恂文義通博在朝忠正累遷河南尹建立三學崇明五經昂令袁毅嘗餽以駿馬恂不受及毅敗受貨者皆被廢黜焉魏氏給公卿已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爲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部亦以匈奴胡人爲田客多者數千武帝踐位詔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咸寧四年卒贈車騎將軍恂弟虔愷

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累遷衛尉封安壽亭侯拜平東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徵爲光祿勳轉尚書卒子士文嗣歷右衛將軍南中郎將鎮許昌爲劉聰所害

愷字君夫少有才力歷位清顯雖无細行有在公之稱以討楊駿勳封山都縣公邑千八百戶遷龍驤將軍領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坐事免官起爲射聲校尉久之轉後將軍愷旣世族國戚性復

豪侈用赤石脂泥壁石崇與愷將爲鴆毒之事司隸校尉博祗劾之有司皆論正重罪詔特原之由是衆人僉畏愷故敢肆其意所欲之事无所顧憚焉及卒謚曰醜

楊文宗武元皇后父也其先事漢四世爲三公文宗爲魏通事郎襲封務亭侯早卒以后父追贈車騎將軍謚曰穆

羊玄之惠皇后父尚書右僕射瑾之子也玄之初爲尚書郎以后父拜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更封興晉侯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爲公成都王穎之攻長沙王乂也以討玄之爲名遂憂懼而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虞豫元敬皇后父也少有美稱州郡禮辟並不就拜南陽王文學早卒明帝即位追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山縣侯子胤嗣

胤敬后弟也初拜散騎常侍遷步兵校尉太寧末追贈豫官以胤襲侯爵轉右衛將軍與南頓王宗俱爲明帝所昵並典禁兵及帝

不豫宗以陰謀發覺事連胤帝隱忍不問徙胤爲宗正卿加散騎常侍咸和二年宗伏誅左遷胤爲桂陽太守秩中二千石頻徙琅邪廬陵太守咸康元年卒追贈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子洪襲爵

庾琛字子美明穆皇后父也兄褒在孝友傳琛永嘉初爲建威將軍過江爲會稽太守徵爲丞相軍諮祭酒卒官以后父追贈左將軍妻母丘氏追封鄉君子亮陳先志不受咸和中成帝又下詔追贈琛驃騎將軍儀同三司亮又辭焉亮在列傳

杜乂字弘理成恭皇后父鎮南將軍預孫尚書左丞錫之子也性純和美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襲封當陽侯辟公府掾爲丹陽丞早卒无男生后而乂終妻裴氏娶居養后以禮自防其有德音咸康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穆封裴氏爲高安鄉君邑五百户至孝武帝時崇進爲廣德縣君裴氏壽考百姓號曰杜姥

初司徒蔡謨甚器重又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乂也其爲名流所重如此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瑒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爲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瑒曰物各有所施榱椽之材不合以爲藩落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家貧辭吏年垂五十鎮南將軍羊祜與瑒有舊言於武帝始被升用官至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无臧否而内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恒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初辟西陽王掾吳王文學蘇峻之構逆也車騎將軍郗鑒以裒爲叅軍峻平以功封都鄉亭侯稍遷司徒從事中郎除給事黃門侍郎康帝爲琅琊王時將納妃妙選素望詔娉裒女爲妃於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康帝即位徵拜侍中遷尚書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平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私童樵採頃之徵爲衛將

軍領中書令哀以中書銓管詔命不宜以姻戚居之固讓詔以爲左將軍兗州刺史都督兗州徐州之琅琊諸軍事假節鎮金城又領琅邪內史初哀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外吾言方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哀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哀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曰臣以虛鄙才不周用過蒙國恩累忝非據无勞受寵負愧實深豈可復加殊特之命顯號重疊臣有何勲可以克堪何顏可以冒進委身聖世豈復遺力實懼顛墜所誤者大今王略未振萬機至躬陛下宜委誠宰輔一遵先帝任賢之道虛已受成坦平心於天下无疑內示私親之舉朝野失望所損豈少於是改授都督徐兗青揚州之晉陵吳國諸軍事衛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永和初復徵哀將以爲揚州錄尚書事吏部尚書劉遐說哀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

宜以大政付之裒長史王胡之亦勸焉於是固辭歸藩朝野咸歡服之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開府裒又以政道在於得才宜委賢任能升劾舊齒乃薦前光祿大夫顧和侍中殷浩疏奏即以和爲尚書令浩爲揚州刺史及石季龍死裒上表請伐之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裒重陳前所遣前鋒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護麋嶷進軍下邳賊即奔潰嶷率所領據其城池今宜速發以成聲勢於是除征討大都督青揚徐兗豫五州諸軍事裒率衆三萬徑進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者日以千計裒抚納之甚得其歡心先遣督護徐龕伐沛獲僞相支重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  
百餘家亦建義請援裒遣龕領銳卒三千迎之龕違裒節度軍次代陂爲石遵將李萇所敗死傷太半龕執節不撓爲賊所害裒以春秋責帥授任失所威略虧損上疏自貶以征北將軍行事求留鎮廣陵詔以偏帥之責不應引咎逋寇未殄方鎮任重不宜貶降使



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石季龍新死其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渡河將歸順乞師救援會哀已旋威勢不接莫能自拔皆爲慕容皝及苻健之衆所掠死亡咸盡哀以遠圖不就憂慨發病及至京口聞哭聲甚衆哀問何哭之多左右曰代陂之役也哀益慚恨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遠近嗟悼吏士哀慕之贈侍中太傅本官如故謚曰元穆子歆字幼安以學行知名歷散騎常侍秘書監何準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府交辟並不就兄充爲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輔之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修營塔廟而已徵拜散騎郎不起年四十七卒升平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封晉興縣侯子愔以父素行高潔表讓不受三子放愔澄放繼充愔官至南康太守早卒愔子元度西陽太守次叔度太常卿尚書澄字季玄起家祕書郎轉丞清正有器望累遷祕書監太常中護軍孝武帝深愛之以爲冠軍

將軍吳國內史太元末琅琊王出居外第妙選師傅徵拜尚書領琅邪王師安帝即位遷尚書左僕射典選王師如故時澄以脚疾固讓特聽不朝坐家視事又領本州大中正及桓玄執政以疾奏免卒于家安帝反正追贈金紫光祿大夫長子藉早卒次子融元熙中爲大司農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曾祖黯歷位尚書祖佑北軍中侯父納新淦令濛少時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已勵行有風流美譽虛已應物恕而後行莫不敬愛焉事諸母甚謹奉祿資產常推厚居薄喜愠不形於色不修小潔而以清約見稱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焉司徒王導辟爲掾導復引匡術弟孝濛致牋於導曰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杖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澄清彞倫崇重名器夫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涇渭混流虧清穆之風以允答具瞻儀形海內導不答後出補長山令復爲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爲停罰猶不就從中書郎簡文帝之爲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相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爲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晚求爲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轉麈尾視之嘆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犀杷麈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謝安亦常稱美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有二子修蘊

修字敬仁小字荀子明秀有美稱善隸書號曰流奕清舉年十二作賢全論濛以示劉惔曰敬仁此論便足以參微言起家著作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臨終歎曰无愧古人

年與之齊矣

王遐字栢子簡順皇后父驃騎將軍述之從叔也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勳寧康初追贈特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謚曰靖長子恪領軍將軍恪子欣之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欣之弟歡之廣州刺史遐少子臻崇德衛尉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長史濛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无所是非時簡文帝爲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无怨焉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饑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无所恨也於是大振貸之賴蘊全者十七人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以后父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

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敦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褚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臨此任以紓國姻之重於是乃受命鎮於京口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陽尹即本軍號加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爲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常侍如故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爲百姓所悅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太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太非爾之友阿太悅小字也後竟年初好時以爲知人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長子華早卒次恭在列傳恭弟爽字季明彊正有志力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爲遺詔爽距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乃止爽嘗與會稽王道子

飲道子醉呼爽爲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  
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及國寶執權免爽官後兄恭再  
起事並以爽爲寧朔將軍叅預軍事恭敗被誅

褚爽字弘茂小字期生恭思皇后父也祖哀父歆爽少有令稱謝  
安甚重之嘗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矣爲義興太守早卒以  
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爽子秀之災之喻之義熙中並歷大官  
史臣曰羊琇託肺腑之親處多聞之益遭逢潛躍之際預叅經始  
之謀故得繾綣恩私便蕃任遇憑寵靈而逞慾恃勢位而驕陵屢  
犯憲章頻干國紀幸逢寬政得免刑書王愷地即渭陽家承世祿  
曾弗聞於恭儉但崇縱於奢淫競爽於季倫爭先於武子旣塵清  
論有數王猷雖復議行易名未足懲惡勸善弘理儀形外朗李野  
神鑒內融仲祖溫潤風流幼道清虛寡慾皆擅名江表見重當時  
豈惟后族之英華抑亦搢紳之令望者也

贊曰託屬丹掖承輝紫宸地旣權寵任惟執鈞約乃寡失驕則陵

人覆車遺戒諒足書紳

列傳第六十三

晉書九十三

列傳第六十四

晉書九十四

御撰

隱逸

孫登

董京

夏統

朱沖

范粲

魯勝

董養

霍原

郭琦

伍朝

魯褒

汜騰

任旭

郭文

龔壯

孟陋

韓績

譙秀

翟湯

郭翻

辛謚

劉麟之

索襲

楊軻

公孫鳳

公孫永

張忠

石坦

宋纖

郭荷

郭瑀

祈嘉

瞿硎

謝敷

戴逵

龔玄之

陶淡

陶潛

若夫穹昊垂景少微以躔其次文繫探幽貞邈以成其象故有避於言色其道聞乎孔公驕乎富貴厥義詳於孫子是以處柔伊存有



生之恒性在盈斯害惟神之常道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超俗  
浩然養素藏聲江海之上卷迹囂氛之表激流而激其清寢巢而  
韜其耀良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玉輝冰潔川亭嶽峙修至  
樂之道固无疆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宵而无悶修身自保悔  
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在茲矣至於體天作制之后訟息刑清  
之時尚乃仄席幽貞以康神化徵聘之禮責於巖穴玉帛之贄委  
於壑衡故月令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斯之謂歟自典午運  
開旁求隱逸譙元彥之杜絕人事江思悛之嘯詠林藪峻其貞  
白之軌成其出塵之迹雖不應其嘉招亦足激其貪競今美其高  
尚之德綴集于篇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无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  
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抚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性无恚怒  
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旣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  
設衣食者一无所受辭去皆捨棄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

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  
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豈  
无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  
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  
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  
之世矣子无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  
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音不知所終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爲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  
遙吟咏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縣  
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无怒色孫楚時爲著作郎數就社中與  
語遂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爲懷道  
迷邦京答之以詩曰周道數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  
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  
可與對之以獨處无娛我以爲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飡何爲棲棲自

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夫古之至人藏器於靈緼袍不能令暖  
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衆人  
所翫豈合物情玄鳥紆幘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咸以欲死盼彼梁魚  
逡巡倒尾沉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  
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闕我卑願而去萬物  
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環堵爲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  
之於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  
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逝  
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  
世以存真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採  
杞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蜨蟻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  
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  
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

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  
汗共泥若汗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  
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布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  
壁塞也言者大慙統自此遂不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侍醫藥宗親  
因得見之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  
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  
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  
於是共紿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以爲喜慶欲因其祭祀並往賀  
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回舞靈談鬼笑飛  
觸挑拌酬酢翩翩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歸責諸人曰昔淫  
亂之俗興衛文公爲之悲惋螭螭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  
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愾吾常恨不得頓叔向  
之頭陷華父之眼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遊戲放傲逸之情縱奢  
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何也遂隱牀上被髮而卧不復言

衆親踧踖即退遣丹珠各各分散後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  
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  
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  
統初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  
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  
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答曰可統乃操柂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鯢  
鰲躍後作鮪鯉引飛鷁首掇獸尾奮長梢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  
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充心  
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俛而不答充又謂曰昔  
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哲无不盡歌  
卿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  
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  
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流  
悲歎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

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爲作小海唱  
欲歌之衆人僉曰善統於是以足叩船引聲喉轉清激慷慨大風應至  
含水嗽天雲雨響集叱咤謹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煙起王公  
已下皆恐止之乃已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  
聲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即謂伯姬高行  
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兩薄  
覬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幡校分羽騎爲隊軍伍肅然須  
臾鼓吹亂作胡葭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襖  
炫金翠繞其船三面統危坐如故若无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  
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  
爲事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慙以犢還冲冲竟  
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屢持芻送牛而无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  
咸寧四年詔補博士冲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宮官屬亦宜得履

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以冲爲太子右庶子冲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管之流冲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冲亦以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无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爲害卒以壽終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漢葉羌長丹之孫也粲高亮貞正有丹風而博涉強記學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魏時州府交辟皆无所就久之乃應命爲治中轉別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爲征西司馬所歷職皆有聲稱及宣帝輔政遷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是時戎夷頗侵疆場粲明設防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无烽燧之警又郡壤富寔珍玩充積粲檢制之息其華侈以母老罷官郡既接近寇戎粲以重鎮去職朝廷尤之左遷樂官令頃之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爲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召群官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其時望優容之粲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爲侍中持節使于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

履地子孫恒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无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武帝踐阼泰始中粲同郡孫和時爲太子中庶子表薦粲稱其操行高潔久嬰疾病可使郡縣輿致京師加以聖恩賜其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於政乃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爲常加賜帛百疋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不許以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長子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抚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講學在同輩之中言无媒辭弱冠受業於樂安蔣國明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鑒見喬深相器重友人劉彥秋夙有聲譽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純和理思周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揚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群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楊優劣論文多不載喬好學不倦父粲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没足不出邑里司隸校尉劉毅嘗抗論於朝廷曰使



范武威疾若不篤其爲伯夷叔齊復存於今如其疾篤益是聖主所  
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叙用深爲朝廷惜遺賢之譏  
也元康中詔求廉讓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叅選叙尚書郎  
王琨乃薦喬曰喬稟德眞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  
樂道棲志窮巷簞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  
彦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又吏部郎郗  
隆亦思求海內幽遯之士喬供養衡門至於白首於是除樂安令辭  
疾不拜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无所  
就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  
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爲其通物善導皆此  
類也外黃令高顯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  
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其  
行身不穢爲物所歎服如此以元康八年卒年七十八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爲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康令到

官著正天論云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臣按日月裁徑百里无千里星十里不百里遂表上求下群公卿士考論若臣言合理當得改先代之失而正天地之紀如无據驗甘即刑戮以彰虛妄之罪事遂不報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便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士舉中書郎皆不就其著述爲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叙曰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名必有形察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无故有无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无不同至異无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

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後君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旣滅大亂作矣因著无化論以非之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鵠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鵠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檐入蜀莫知所終

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年十八觀太學行禮因留習之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晝往乃夜共造焉父友同郡劉岱

將舉之未果而病篤臨終勅其子沈曰霍原慕道清虛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後歸鄉里高陽許猛素服其名會爲幽州刺史將詣之主簿當車諫不可出界猛歎恨而止原山居積年門徒百數燕王月致羊酒及劉沈爲國大中正元康中進原爲二品司徒不過沈乃上表理之詔下司徒參論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爲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褒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郡以禮發遣皆不到後王浚稱制謀僭使人問之原不答浚心銜之又有遼東囚徒三百餘人依山爲賊意欲劫原爲主事亦未行時有謠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豆爲霍收原斬之懸其首諸生悲哭夜竊尸共埋殯之遠近駭愕莫不寃痛之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爲佐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琦答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即堪爲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也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脩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爲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臣以爲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秉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懷蘊匱以終身故令敦褒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按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无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如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爲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尚奏可而朝不就終于家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无翼而飛无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爲君長在後者爲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

云智矣富人哀此弊獨錢之爲言泉也无遠不往无幽不至京邑衣冠  
疲勞講肆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  
无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吕公欣悅於空版漢祖克之於贏  
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  
錢所致空版至虚而況有實贏二雖少以致親密由此論之謂爲神  
物无德而尊无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  
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解今  
問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无已已執我之手抱  
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門常如市諺曰錢无耳可使  
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軍无財士不來軍无賞士不往仕无中  
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无家兄不異无翼而欲飛无足而欲行蓋  
疾時者共傳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終

汜騰字无忌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  
守張閔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无所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

晉書卷之六十四  
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兩月餘而卒

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也父訪吳南海太守旭幼孤弱兒童時勤於學及長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爲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旣不納旭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嘆曰任功曹眞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尋察孝廉除郎中州郡仍舉爲郡中正固辭歸家永康初惠帝博求清節雋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潔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遯辭疾不行尋天下大亂陳敏作逆江東名豪並見羈繫惟旭與賀循守死不廻敏卒不能屈元帝初鎮江東聞其名召爲參軍手書與旭欲使必到旭固辭以疾後帝進位鎮東大將軍復召之及爲左丞相辟爲祭酒並不就中興建公車徵會遭母憂于時司空王道啟立學校選天下明經之士旭與會稽虞喜俱以隱學被召事未行會有王敦之難

尋而帝崩事遂寢明帝即位又徵拜給事中旭稱疾篤經年不到尚書以稽留除名僕射荀崧議以爲不可太寧末明帝復下詔備禮徵旭始下而帝崩咸和二年卒太守馮懷上疏謂宜贈九列值蘇峻作亂事竟不行子琚位至大中正終于家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遊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无入之地倚木於樹苦覆其上而居焉亦无壁障時猛獸爲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无患害恒着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即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賁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麀鹿於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嘆之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旦致一鹿於其室前獵者時往寄宿夜文爲擔手汲水



而無勑色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携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  
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  
去文亦无言韋衣乃至爛於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  
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  
獸麋鹿因以居文焉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頽然踣踞傍若無人  
溫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  
謂遭世亂欲歸无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  
性先生安獨无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憶故无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  
山若疾病遭命則爲鳥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  
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人无  
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  
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導嘗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  
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手時坐者咸有欽深味遠之言文  
常稱不達來語天機鏗宏莫有闕其門者溫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

性而无賢人之才柳下梁跽之亞乎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遺藥  
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天壽長短時也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  
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於山中臨安令萬寵迎至縣  
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爲知幾自後不復語  
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葬寵不聽  
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  
日終寵葬之於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庾闡並爲作傳贊頌其  
美云

龔壯字子瑋巴西人也潔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爲李特所  
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讎及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  
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  
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剋之  
壽猶龔僞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无所取會天久雨百姓饑墊  
壯上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永爲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愧

祕而不宣乃遣使入胡壯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  
既假壽殺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既不從壯遂稱  
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考經典譚思文章至李勢時  
卒初壯每歎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難无復學徒乃著  
邁德論文多不載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也吳司空宗之曾孫也兄嘉栢溫征西長史陋少  
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  
或弋釣孤興獨往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  
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少孤誰无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  
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毀性无嗣更爲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  
從吉由是名著海內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栢溫躬往造  
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  
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栢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  
人无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爲高

也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於三禮註論語行於世卒以壽終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也其先避亂居於吳之嘉興父建仕吳至大鴻臚  
績少好文學以潛退爲操布衣蔬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土並宗敬焉司  
徒王道聞其名辟以爲掾不就咸康末會稽內史孔愉上疏薦之詔以  
安車束帛徵之尚書令諸葛恢奏績名望猶輕未宜備禮於是召  
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於家于時高密劉鮪字長魚城陽郛郁字  
弘文並有高名鮪幼不慕俗長而希古篤學厲行化流邦邑郁魏徵  
士原之曾孫少有原風敕身謹潔口不妄語耳不妄聽端拱恂恂舉  
動有禮咸康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鮪郁並被公卿薦舉於是依績  
及翟湯等例以博士徵之郁辭以疾鮪隨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  
拜各以壽終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名蜀朝秀少而靜默不  
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内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  
舉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據蜀略有巴西雄叔父驤驤子壽皆慕秀

名具束帛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藪龔壯常嘆服焉相溫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徵遣使勅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賁蕭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潔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餽贈雖釜庾一无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人賴之司徒王導辟不就隱于縣界南山始安太守于寶與湯通家遣船餉之勅吏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无人反致乃貨易絹物因寄還寶寶本以爲惠而更煩之益愧歎焉咸康中征西大將軍庾亮上疏薦之成帝徵爲國子博士湯不起建元初安西將軍庾翼北征石季龍大發僮客以充戎役勅有司特蠲湯所調湯悉推僕使委之鄉吏吏奉旨一无所受湯依所調限放免其僕使令編戶爲百姓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徵湯固辭老疾不至年七十

三卒于家

子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鈎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葦門歆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年五十六卒子矯亦有高操屢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帝以散騎郎徵亦不至世有隱行云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城太守翻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於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居貧无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无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貴焉與翟湯俱爲庾亮所薦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

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強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沉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沉沒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也卒于家

辛謚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稱冠族謚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爲時楷法性恬靜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謚兼散騎常侍慰抚關中謚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陷沒於劉聰聰拜大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季龍之世並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中頽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冉閔僭號復備禮徵爲太常謚遺閔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无窮

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无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謚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基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之壽永爲世輔豈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麟之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遯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閉一困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麟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沖聞其名請爲長史麟之固辭不受沖嘗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旣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麟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沖言話父使麟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沖勅人代麟之斟酌父辭曰



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麟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群小凡廝伍之家婚娶葬送无不躬自造焉居于陽岐在官道之前人物來往莫不投之麟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一无所受去麟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麟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為營棺殯送之其仁愛隱惻若此卒以壽終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啟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或長歎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反出而歎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詒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曰今四表輯寧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旣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赴焉孟軻大德无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遭

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无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也乃謚曰玄居先生

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麤飲水衣褐緼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疎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无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於隴山曜後爲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季龍嗣僞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旣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于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所尚軻在永昌季龍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美覽者歎有深致季龍欲觀其真趣乃密令

晉書卷六十四  
美女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行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言了无懼色常臥土牀覆以布被裸寢其中下无茵褥賴川荀鋪好竒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答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頽然无驚怒之狀于時咸以爲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季龍送以安車蒲輪蠲十戶供之自歸秦州仍教授不絕其後秦人西奔涼州軻弟子以牛負之爲戍軍追擒并爲所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床夏則并食于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彈琴吟咏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暉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暉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甚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虛隱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壻植則不衣食之吟咏岩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暉徵至鄴及見暉不拜王公已下造之

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暉送之平郭後符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亡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食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則緼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无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无爲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地爲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爲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无所受好事少年頗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遣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无爽符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餘年无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冠衣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

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況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岩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使者馳駟白之堅遣黃門郎韋華持節策弔祀以太牢寢賜命服謚曰安道先生

石坦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无定所不取妻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麤弊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人人有喪葬輒杖策弔之路无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閭中取物如晝无差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宋纖字令艾敦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隱居於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顯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

儀鳴鐃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爰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竒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註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後遣使者張興備禮，徵爲太子友。興逼喻甚切，纖喟然嘆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士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謚曰玄虛先生。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群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

山年八十四卒謚曰立德先生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栢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傳說龍翔舛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獨立道由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爲狄場二都盡爲戎穴天子僻陋江東名教淪於布衽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綬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公明拘其門

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  
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於南山及天錫滅  
苻堅又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喪而止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  
就受業焉及苻氏之末略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  
瑀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脉病三年不豫絕其食饋魯連  
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衽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五千運  
粟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  
而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間西伐索嘏瑀諫曰  
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於此庭  
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  
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  
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於屋屋之爲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  
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  
飲氣而卒



祈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窓中有聲呼曰  
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  
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无衣食爲書廩  
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  
重華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  
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謂爲先  
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嘗居宣城郡界文  
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爲名焉大司馬栢溫嘗往造之旣至見先生  
被鹿裘坐於石室神无忤色溫及遼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  
爲之銘贊竟卒于山中

謝數字慶緒會稽人也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鎮軍郗愔召  
爲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  
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數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

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鷄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於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逵後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逵爲非道乃著論曰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被害名教之體者何逵其旨故也逵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遯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中角所以爲慕者非其所以爲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達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爲放有疾而爲顰者也元康之爲放无

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  
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未爲道家去名者  
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  
弊必至於本薄夫僞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爲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  
夫道有常經而弊无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  
无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闐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  
古烈擬規前修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辯其趣舍之極  
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塗雖殊  
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遯忘反爲風波之行  
自驅以物自誑以僞外眩囂華內喪道實以矜尚奪其真主以塵垢翳  
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  
辭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  
山達潛詣之與珣游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遠遯不反乃上疏  
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遯衡門與琴書爲友雖策

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其召命疏奏帝許之逵復還剡後王珣爲尚書僕射上疏復請徵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徵之復不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傳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曰逵執操貞厲含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劭策宮虛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叅僚侍逵旣重幽居之操必以難進爲美宜下所在備禮發遣會病卒長子勃有父風義熙初以散騎常侍徵不起尋卒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也父登歷長沙相散騎常侍玄之好學潛默安於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縈維之詠丘園旅束帛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潔已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於懷抱哉思挹雅言希承諷議可並以爲散騎

常侍領國子博士指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側席之望郡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尋卒時年五十八弟子元嘉亦有德操焉尚不仕舉秀才及州辟召並稱疾不就孝武帝以太學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累徵遂不起卒於家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无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僊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

必醉旣醉而退曾不恡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  
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  
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  
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  
聊欲弦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  
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畝  
種秫五十畝種秔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  
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三年  
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其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  
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  
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颺而吹衣問征夫以  
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來迎稚子候門三  
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  
以怡顏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

而常關策扶老而流憩時翹首而遐觀雲无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抚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暮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晨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耜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旣絕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寵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无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旣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

廬山乃遣其故人寵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旣遇酒便引酌  
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潛无履弘顧左右爲之  
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譽  
云素有脚疾向乘藍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輦之至州而言  
笑賞適不覺其有羨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  
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无所辭焉每  
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惟  
遇酒則飲時或无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閑高卧北牕之下清風  
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  
會則抚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  
十三所有文集並行於世

史臣曰君子之行殊塗顯晦之謂也出則允釐庶政以道濟時處則  
振拔囂埃以卑自牧詳求厥義其來負矣公和之居窟室裳唯編  
草誠叔夜而凝神鑒威輦之處叢祠衣无全帛對子荆而陳貞則



並滅景而弗追柳禽尚平之流亞夏統遠邇稱其孝友宗黨高其  
諒直歌小海之曲則伍胥猶存固貞石之心則公間猶愧時幸洛  
濱之觀信乎茲言宋纖幼懷遠操清規映拔楊宣頌其畫象焉爰  
歎其人龍玄虛之號實斯爲美餘之數子或移病而去官或著論  
而矯俗或箕踞而對時人或弋釣而棲衡必含和隱璞乘道匿輝  
不屈其志激清風於來葉者矣

贊曰厚秩招累修名順欲確乎羣士超然絕俗養粹巖阿銷聲  
林曲激貪止競永垂高躅

列傳第六十四

晉書九十四

列傳第六十五

晉書九十五

御撰

藝術

陳訓

戴洋

韓友

淳于智

裴熊

杜不愆

嚴卿

隗炤

十珩

鮑靚

吳猛

幸靈

佛圖澄

麻襦

單道開

黃泓

索紇

孟欽

王嘉

僧涉

郭磨

鳩摩羅什

沙門曇霍

臺產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省禍福曰神與智藏往知來幽贊冥符弼成人事既興利而除害亦威衆以立權所謂神道設教率由於此然而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源法術紛以多端變態諒非一緒真雖存矣僞亦憑焉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叙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漢武雅好神僊世祖尤耽識術遂使文成五

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敏栢譚由忤時而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千慮之一失者乎詳觀衆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旣務在博聞筆削則理宜詳備晉謂之乘義在於斯今錄其推步尤精技能可紀者以爲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少好秘學天文筭歷陽陰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爲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陽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興觀銜璧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訓隨例內徙拜諫議大夫俄而去職還鄉及陳敏作亂遣弟宏爲歷陽太守訓謂邑人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斬之訓鄉人秦璩爲宏參軍乃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也乃赦之時宏攻征東參軍衡彥於歷陽乃問訓曰城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訓登牛渚山望氣曰不過五百人然不可攻攻之必敗宏復大怒曰何有五千人攻五百人而有不得

理命將士攻之果爲彥所敗方信訓有道術乃優遇之都水參軍淮南周元嘗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卯年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亢曰脫如來言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後亢果爲義興太守金紫將軍時劉聰王彌寇洛陽歷陽太守武瑕問訓曰國家人事如何訓曰胡賊三逼國家當敗天子野死今尚未也其後懷愍二帝果有平陽之酷焉或問其以明年吉凶者訓曰揚州刺史當死武昌大火上方節將亦當死至時劉陶周訪皆卒武昌大火燒數千家時甘卓爲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頭低而視仰相法名爲盼刀及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爲王敦所害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訓年八十餘卒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爲酒藏吏授符錄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

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旣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爲人短陋无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侯卜數吳末爲臺吏知吳將亡託病不仕及吳平還鄉里後行至潁鄉經老子祠皆是洋昔死時所見使處但不復見昔物耳因問守藏應鳳曰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東行過老君而不下馬未達橋墜馬死者不鳳言有之所問之事多與洋同揚州刺史嘗問吉凶於洋答曰熒惑入南斗八月有暴水九月當有客軍西南來如期果大水而石冰作亂冰旣據揚州洋謂人曰視賊雲氣四月當破果如其言時陳敏爲右將軍堂邑令孫混見而羨之洋曰敏當作賊族滅何足願也未幾敏果反而誅焉初混欲迎其家累洋曰此地當敗得臘不得正豈可移家於賊中乎混便止歲末敏弟祖攻堂邑混遂以單身走免其後都水馬武舉洋爲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旣而皆如其夢廬江太守華譚問洋

曰天下誰當復作賊者洋曰王機尋而機反陳眎問洋曰人言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不洋曰顧不及臘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珮以明年七月晦亡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爲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治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礫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即移居東府病遂差鎮東從事中郎張闓舉洋爲丞相令史時司馬颺爲烏程令將赴職洋曰君宜深愼下吏颺後果坐吏免官洋又謂曰卿雖免官十一月當作郡加將軍至期爲太山太守鎮武將軍颺賣宅將行洋止之曰君不得至當還不可无宅颺果爲徐龕所逼不得之郡元帝增颺衆二千使助祖逖洋勸颺不行颺乃稱疾收付廷尉俄而因赦得出元帝將登阼使洋擇日洋以爲宜用三月二十四日景午太史令陳卓奏用二十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三月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主盡出上下盡空德將出游刑入中宮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吳所囚

雖當時遜媚實懷怨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吳宮今大王內无含咎外无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无窮何爲追越王去國留殃故事邪乃從之及祖約代兄鎮譙請洋爲中典軍遷督護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爲妖白約收洋付刺奸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日相繫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宿嫌振往時垂饑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矣處富貴而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即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月三日石勒騎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向城父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於水北斷要路賊必敗約竟不追賊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去約將魯延求追賊洋曰不可約不從使兄子智與延追之賊爲棄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賊還掩之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約表洋爲下邑長時梁國人反逐太守袁晏

梁城峻嶮約欲討之而未決洋曰賊以八月辛酉日反日辰俱王辛德在南方酉受自刑梁在譙北乘德伐刑賊必破亡又甲子日東風而雷西行譙在東南雷在軍前爲軍驅除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尅約從之果平梁城太寧三年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當移壽陽及王敦作逆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兵法先起爲主應者爲客辰星若出太白爲主辰星爲客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无主有前无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衆向合肥俄而敦死衆敗遂往壽陽洋又曰江淮之間當有軍事譙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約不從豫土遂陷於賊咸和元年春約南行佃遇大雷雨西南來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夏必失大將至夏汝南人反執約兄子濟送于石勒約府內地忽赤如丹洋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丸丸當有下犯上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攻城大



戰其日西南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迴賊退時傳言勒遣騎向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无此事尋而傳言果妄咸和初月暈在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爲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戰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至三年五月大風雷雨西北來城內晦冥洋謂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當遠佞近直愛下振貧昔秦有此變卒致亂亡約大怒收洋繫之遣部將李槃將兵到廬江其衆盡散約召洋出問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陽若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半入胡滅門留壽陽尚可約欲東向歷陽其衆不樂東下皆叛約刼約姊及嫂奔于石勒約到歷陽祖煥問洋曰君昔言平西在壽陽可得五年果如君言今在歷陽可得幾時洋曰得六月耳約問洋臺下及此氣候何如洋曰此當復有反者臺下來年三月當太平江州當大喪後南方復有軍事去此千里尋而牽騰叛

約約率所親將家屬奔於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而溫嶠卒郭默據盆口以叛後勒誅約及親屬並盡皆如洋言約旣敗洋往尋陽時劉胤鎮尋陽胤問洋曰我病當差不洋曰不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年與命并必凶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見客胤曰我當解職將君還野中治病洋曰使君當作江州不得解職胤曰溫公不復還邪洋曰溫公雖還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九月甲寅申時迴風從東來入胤兒船中西過狀如匹練長五六丈洋曰風從咸池下來攝提下去咸池爲刀兵大殺爲死喪到甲子日申時府內大聚骨埋之胤問在何處洋曰不出州府門也胤架府東門洋又曰東爲天牢牢下開門憂天獄至十二月十七日洋又曰臘近可開門以五十人備守并以百人備東北寅上以却害氣胤不從二十四日壬辰胤遂爲郭默所害南中郎將栢宣以洋爲參軍將隨宣

往襄陽太尉陶侃留之住武昌時侃謀北伐洋曰前年十一月熒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昴趙之分野石勒遂死熒惑以七月退從畢右順行入黃道未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二日復逆行還鈎繞畢向昴昴畢爲邊兵主胡夷故置天弓以射之熒惑逆行司无德之國石勒死是也勒之餘燼以自殘害今年官與太歲太陰三合癸巳癸爲北方北方當受災歲鎮二星共合翼軫從子及已徘徊六年荆楚之分歲鎮所守其下國昌豈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星前角亢角亢鄭之分歲星移入房太白在心心房宋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石季龍若興兵東南此其死會也官若應天伐刑徑據宋鄭則无敵矣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侃志在中原聞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侃薨征西將軍庾亮代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白氣喪必東行不過數年必應尋有大鹿向西城門洋曰野獸向城主人將去城東家夜半望見城内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

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而歎曰此與前白氣同時  
亮欲西鎮石城或問洋此西足當欲東不洋曰不當也咸康三年洋  
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无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  
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己酉還下秣陵陶公亦陟  
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  
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寶屯邾城九月洋言於亮曰毛豫州今  
年受死問昨朝大霧晏風當有怨賊報仇攻圍諸侯誠宜遠偵  
邏寶問當在何時答曰五十日內其夕又曰九月建戌朱雀飛驚  
征軍還歸乘戴火光天示有信災發東房葉落歸本慮有後  
患明日又曰昨夜火殃非國福今年架屋致使君病可因燒屋  
移家南渡无嫌也寶即遣兒婦還武昌尋傳賊當來攻城洋曰  
十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千爲君支爲臣丁爲征西府亥爲邾城  
功曹爲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賊必來寅數七子  
數九賊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從魁爲貴人加丁下尅上有空亡

晉書卷五  
之事不敢進武昌也賊果陷邾城而去亮問洋曰故當不失石  
城否洋曰賊從安陸向石城逆太白當伐身无所慮亮曰天何  
以利胡而病我洋曰天符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氣三合  
己亥己爲天下亥爲戎胡季龍亦當受死今乃不憂賊但憂公  
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荊州受兵江州受災公可去此二州  
亮曰如此當有解不洋曰恨晚猶差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  
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爲  
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  
見明年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爲妄果至正月一日而薨庾翼代亮  
洋復爲占候少時卒年八十餘所占驗者不可勝紀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爲書生受易於會稽伍振善占卜能  
圖宅相冢亦行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林婦病積年垂死  
醫巫皆息意友爲筮之使或作野豬著卧處屏風上一宿覺  
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死已復魄友爲筮之令以丹畫

版作日月置牀頭又以豹皮馬鄣泥卧上立愈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爲攻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狸鼯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着牕牖間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斯須之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布囊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着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宣城邊洪以四月中就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禍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之咎可消也不爾其凶難言洪即聚柴至日大風不敢發火洪後爲廣陽領校遭母喪歸家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出告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草行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苦留之不及待食而去其夜洪歟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斫父妾二人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宗族往收殯亡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宣城太守殷祐有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

將有大鸛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爲善不獲將成  
禍祐乃謹爲其備至日果有大鸛垂尾九尺來集廳事上掩捕  
得之祐乃遷石頭督護後爲吳郡太守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  
殃轉禍无不皆驗于寶問其故友曰筮卦用五行相生殺如按  
方投藥治病以冷熱相救其差與不差不可必也友以元康六  
年舉賢良元帝渡江以爲廣武將軍永嘉末卒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盧人也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  
平劉柔夜卧鼠齧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  
能當爲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橫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  
寸二分使露手以卧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困  
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  
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恠大小必出一人勿出  
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旣  
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

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搥拍恒使作聲三日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閤  
即爲犬所咋死母病遂差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  
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  
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  
虞君有通靈之思可爲一卦智乃爲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  
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  
當有一人持荆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  
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  
餘萬於是致贍疾者亦愈其消災轉禍不可勝紀而卜筮所占  
千百皆中應詹少亦多病智乃爲符使詹佩之誦其文旣而皆  
驗莫能學也性深沉常自言短命曰辛亥歲天下有事當有  
巫醫挾道術者死吾守易義以行之猶當不應此乎太元末爲  
司馬督有寵於楊駿故見殺

步熊字叔羆陽平發干人也少好卜筮數術門徒甚盛熊學舍



側有一人燒死吏持熊諸生謂爲失火熊曰已爲鄉卜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問得火主來者便縛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惡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遠近實不知草中有人又鄰人兒遠行或告以死其父母號哭制服熊爲之下尅日當還如期果至趙王倫聞其名召之熊謂諸生曰倫死不久不足應也倫怒遣兵圍之數重熊乃使諸生着其裘南走倫兵悉赴捉之熊密從北出得脫後爲成都王穎所辟穎使熊射覆物无所失後穎奔關中平昌公模鎮鄴以熊穎黨誅之

杜不愆盧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驗高平郗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按卦言之卿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宮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盛置東檐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雌雉飛來與交旣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

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至景午日超卧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卒于中書郎不愆後占筮轉疎无復此類後爲栢嗣建威參軍

嚴卿會稽人也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荒年多抄盜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非劫也序不之信卿曰旣必不停宜以懷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着船前求索止得駁狗无白者卿曰駁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正及六畜輩耳无所復憂序行半路狗或然作聲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墜上白鷺數頭无故自死而序家无恙

隗炤汝陰人也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來頓此亭姓龔此人

負吾金卽以此版徃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徃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未曾爲人卜也使者的噫可知矣乃命取著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鑄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无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卜珣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珣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相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爲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

月珣曰子勿爲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相也珣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瑯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珣遂隱于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爲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上珣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爲光祿大夫珣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僞位徵爲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珣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尅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珣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爲是行也聰大悅署珣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晉陽爲琨所敗琨卒先去爲其元帥所殺

鮑靚字太玄東海人也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墜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稍遷南陽中部都尉爲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

饑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王機時爲廣州刺史入厠忽見二人着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似烏鴨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天機尋誅死靚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吳猛豫章人也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庾亮爲江州刺史嘗遇疾聞猛神異乃迎之問已疾何如猛辭以筭盡請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狀如生未及大斂遂失其尸識者以爲亮不祥之徵亮疾果不起

幸靈者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羣居見侵辱而无愠色邑里號之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爲癡也嘗使守稻羣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爲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

可以不收乎時順陽樊長賓爲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中吏令人各作箸一雙靈作而未輸或竊之焉俄而竊者心痛欲死靈謂之曰爾得无竊我箸乎竊者不應有頃愈急靈曰若爾不以情告我者今真死矣竊者急遽乃首出之靈於是飲之以水病即立愈行人由此敬畏之船成當下吏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方請益人靈曰此以過足但部分未至耳靈請自牽之乃手執箸惟用百人而船去如流衆大驚怪咸稱其神於是知名有龔仲儒女病積年氣息財屬靈使以水含之已而強起應時大愈又呂猗母皇氏得痿痺病十有餘年靈療之去皇氏數尺而坐冥目寂然有頃顧謂猗曰扶夫人令起猗曰老人得病累年奈何可倉卒起邪靈曰但試扶起於是兩人夾扶以立少選靈又令去扶即能自行由此遂愈於是百姓奔趣水陸輻輳從之如雲皇氏自以病久懼有發動靈乃留水一器令食之每取水輒以新水補處二十餘年水清如新塵垢不能加

焉時高惺家有鬼怪言語訶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効而不能絕適值靈乃要之靈於陌頭望其屋謂惺曰此君之家邪惺曰是也靈曰知之足矣惺固請之靈不得已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惺曰當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並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絕靈所救愈多此類然不取報謝行不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見人即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之夭傷於山林者必起理之器物之傾覆於途路者必舉正之周旋江州間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情性奈何制服人以爲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命可悉免遣之十餘年間賴其術以濟者極多後爲娶妻畜車馬奴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得失相半焉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

于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及洛中寇亂乃潛草野以觀變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投勒大將軍郭黑略家黑略每從勒征伐輒豫尅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黑略曰將軍天挺神威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試以道術澄即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之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謂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胄衣甲執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何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无寇何故夜嚴勒益信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潛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旣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



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澄澄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矣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取水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涘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鮮卑段末波攻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末波勒登城望末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波如此豈可獲乎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末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末波執之澄勸勒宥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遣從弟岳攻勒勒遣石季龍距之岳敗退保石梁塢季龍堅柵守之澄在襄國忽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敗被執果如所言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

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  
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潔齋  
七日取麻油合胭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  
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  
此即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曜生擒之勒僭稱趙天王行皇帝  
事敬澄彌篤時石葱將叛澄誡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  
可令百姓无食葱也勒班告境內慎无食葱俄而石葱果走勒益  
重之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歎曰  
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  
沾水灑而呪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  
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靜无風而塔上一鈴獨  
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旣而勒果死及季  
龍僭位遷都于鄴傾心事澄有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  
彫輦朝會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

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其太子諸公五旦一朝尊敬莫與爲比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公游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爲海鷗鳥也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眞僞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龍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澄時止鄴城寺中弟子徧於郡國常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始入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邪佐愕然愧懣於是國人每相語莫起

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者季龍太子遽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遽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看之遽即馳信徃視則果已得病太醫舁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療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遽將圖爲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倘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季龍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遽遽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遽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季龍季龍終不能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羗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慘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衆僧祝願澄又自祝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困復更祝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黑略還自說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

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  
檢時日正是澄祝願時也時天旱季龍遣其太子詣臨漳西溢  
口祈雨久而不降乃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  
雨方數千里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旣行澄告餘弟子曰掌  
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子  
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无故  
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黃河中舊不生鼃時有得者以獻  
季龍澄見而歎之曰栢温入河其不久乎温字元子後果如其言也  
季龍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  
鮮卑其有中原乎後亦皆驗澄嘗與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  
變變幽州當火災乃取酒啜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  
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  
酒氣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屠一鈴獨鳴澄謂  
曰解鈴音乎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

道不能山居无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季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旦而問澄澄曰禍將作矣宜父子慈和深以慎之季龍引澄入東閣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杜后曰和尚耄邪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即好耳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季龍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被收澄諫季龍曰皆陛下之子也何爲重禍邪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埽鄴宮季龍不從後月餘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而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季龍大享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小字棘奴季龍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

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  
惟冠髻髮髯微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  
啓塋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  
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无復言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  
亂漸萌已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宮寺後  
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  
无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遇疾明  
年季龍死遂大亂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魏縣市中乞  
丐恒着麻襦布裳故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  
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飴天馬趙興太守籍狀收送詣季龍  
先是佛圖澄謂季龍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日當送一非常人勿  
殺之也如期果至季龍與共語了无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  
殿下季龍不解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

今日酉戎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不能遵驅  
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  
永以歎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爲難元可以術寧  
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莫能基必頽久游閭浮利擾擾多此  
患行登凌雲宇會于虛游間其所言人莫能曉季龍遣驛馬  
送還本縣旣出城請步云我當有所過君至合口橋見待使人  
如言而馳至橋麻襦已先至後慕容儁投季龍尸於漳水倚橋  
柱不流時人以爲一柱殿下即謂此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亦以爲  
天馬之應云

單道開敦煌人也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不着不畏寒暑晝  
夜不卧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  
諸神見異形試之初无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  
里其一沙彌年十四行亦及之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  
澄與語不能屈也初至鄴城西沙門法緄祠中後徙臨漳昭德



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尺於上編管爲禪室常坐其中季龍資給甚厚道開皆以施人人或來諮問者道開都不答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梧子藥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時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就療者頗驗視其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蛻耳乃爲之贊云

黃泓字始長魏郡斥丘人也父沈善天文秘術泓從父受業精妙踰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忠勤非禮不動永嘉之亂與渤海高瞻避地幽州說瞻曰王浚昏暴終必无成宜思去就以

圖久安慕容廆法政修明虛懷引納且識言真人出東北儻或是  
乎宜相與歸之同建事業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廆廆待以客  
禮引爲叅軍軍國之務動輒訪之泓止說成敗事皆如言廆常曰黃  
參軍孤之仲翔也及甄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甚重之石季龍攻甄  
眈將走遼東泓曰賊有敗氣无可憂也不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  
士馬爲追擊之備甄曰今寇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泓曰殿下  
言盛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時也胡足爲疑及期季龍果退甄  
益竒之及慕容儁即王位遷從事中郎儁聞冉閔亂將圖中原訪  
之於泓泓勸行儁從之及僭號署爲進謀將軍太史令關內侯尋  
加奉車都尉西海太守領太史令開陽亭侯又封平舒縣五等伯  
常從左右詔決大事靈臺令許敦害其寵諂事慕容評設異議  
以毀之乃以泓爲太史靈臺諸署統加給事中泓待敦彌厚不以  
毀已易心慕容暉敗以老歸家嘆曰燕必中興其在吳人恨吾年  
過不見耳年九十七卒卒後三年僞吳王慕容垂興焉

索統字叔徹敦煌人也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爲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統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无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虚說无驗乃止惟以占夢爲无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統曰冰上爲陽冰下爲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栢不知門處統曰馬屬離離爲火火禍也人上山爲凶字但見松栢墓門象也不知門處爲无門也三周三期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謀反伏誅索克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克前統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克太守先署克功曹而舉孝廉克後夢見一

虜脫上衣來詣克統曰虜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堂男終如其言宋楠夢內中有一人着赤衣摘手把兩杖極打之統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肉食也俄而亦驗焉黃平問統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統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索綏夢東有二角書詣綏大角朽敗小角有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統曰大角朽敗腐棺木小角有題題所詣一在前一在後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間時綏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統曰脚肉被啖爲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統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其人无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統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无書也澹命爲西閣祭酒統辭曰少无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无吏幹

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孟欽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苻堅召詣長  
安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遂大譙郡寮酒酣目  
左右收欽欽化爲旋風飛出第外頃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  
追之垂及忽然已遠或有兵衆距戰或前谿澗騎不得過遂不知  
所在堅末復見于青州苻朗尋之入于海島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內  
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  
於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  
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於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  
隨之乃遷於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叅詣好尚  
之士无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爲譬喻狀如  
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當時眇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  
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剛火強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

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无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爲吉明年癸未敗于淮南所謂末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苻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旣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艱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苻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謚曰文及萇死萇子興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其所造牽三歌識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遺錄十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

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爲沙門苻堅時入長安虛靜服氣

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能以祕祝下神龍每旱堅常使之呪龍請雨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卒于長安後大旱移時符堅嘆曰涉公在此豈憂此乎

郭謩西平人也少明式易仕郡主簿張天錫末年符氏每有西伐之問太守趙凝使謩筮之謩曰若郡內二月十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涼祚必終凝乃申約屬縣至十五日鮮卑折掘送馬於凝凝怒其非駿幽之內廐鮮卑懼而夜遁凝以告謩謩曰是也國家將亡不可復振符堅末當陽門震刺史梁熙問謩曰其祥安在謩曰爲四夷之事也當有外國二王來朝主上一當反國一死此城歲餘而鄯善及前部王朝于符堅西歸鄯善王死於姑藏呂光之王河西也西海太守王楨叛謩勸光襲之光之左丞呂寶曰千里襲人自昔所難況王者之師天下所聞何可僥倖以邀成功謩不可從誤人大事謩曰若其不捷謩自伏鈇鉞之誅如其尅

也左丞爲无謀矣光從而尅之光比之京管常叅帷幄密謀光將伐乞伏乾歸麋諫曰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師往必无功終當覆敗太史令賈曜以爲必有秦隴之地及尅金城光使曜詰麋麋密謂光曰昨有流星東墜當有伏尸死將雖得此城憂在不守正月旬河水將解若不早渡恐有大變後二日而敗問至光引軍渡河訖水泮時人服其神驗光以麋爲散騎常侍太常麋後以光年老知其將敗遂與光僕射王祥起兵作亂百姓聞麋起兵咸以聖人起事事无不成故相率從之如不及麋以爲代呂者王乃推王乞基爲主後呂隆降姚興興以王尚爲涼州刺史終如麋言麋之與光相持也逃人稱呂統病死麋曰未也光統之命盡在一時後統死三日而光死麋嘗曰涼州謙光殿後當有索頭鮮卑居之終於秃髮儁檀沮渠蒙遜迭據姑臧麋性褊酷不爲士庶所附戰敗奔乞伏乾歸乾歸敗入姚興麋以滅姚者晉遂將妻子南奔爲追兵所殺也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爲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聘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旣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携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筭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不拘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爲化諸學者皆共師焉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徃天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但於汝无利其可如何什曰必使大化流傳雖苦而无恨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雋每至講說諸公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焉苻堅

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  
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乃遣驍騎將軍  
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馳驛送之光  
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從日下來  
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兵距戰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  
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  
辭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  
閉密室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羅  
什曰在此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  
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光欲留王西國羅什謂光曰此  
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還至涼州聞苻堅  
已爲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屬姑臧大風羅什曰不祥之風  
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有叛者尋皆殄滅沮渠蒙遜先  
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光遣其子纂率衆討之時論謂業等烏

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訪羅什答曰此行未見其利旣而纂敗於合黎俄又郭麐起兵纂棄大軍輕還復爲麐所敗僅以身免中書監張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乂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什知乂誑詐告資曰乂不能爲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更灰聚浮出復爲繩乂療果无效少日資亡頃之光死纂立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箱井中於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其殿爲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爲龍興門羅什曰比日潜龍出游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己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後果爲呂超所殺羅什之在涼州積年吕光父子旣不弘道故蘊其深解无所宣化姚興遣姚碩德四伐破吕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仍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羅什多

所暗誦无不究其義旨既覽舊經多有紕繆於是興使沙門僧  
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  
叡才識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爲慧叡論西方辭體商  
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弦爲善凡  
覲國王必有贊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好大乘志在  
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  
識者既寡將何所論惟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嘗  
講經於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  
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慾鄣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  
之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  
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  
解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  
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  
止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

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羅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别曰因法相遇殊失盡心方復後世惻愴何言死於長安姚興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沙門曇霍者不知何許人也禿髮僊檀時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无所汙行步如風雲言人死生貴賤元毫釐之差人或藏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取之咸竒其神異莫能測也每謂僊檀曰若能安坐无爲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已僊檀不能從僊檀女病甚請救療曇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曇霍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僊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曇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

不及則死僇檀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也

臺產字國雋上洛人漢侍中崇之後也少專京氏易善圖讖祕緯天文洛書風角星筭六日六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兼善經學汎情教授不交當世劉曜時災異特甚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其大司空劉均舉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訪以政事產流涕獻欵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甚懇至曜改容禮之署爲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至明年而其言皆驗曜彌重之轉太中大夫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金章紫綬爵關中侯

史臣曰陳戴等諸子並該洽墳典研精數術究推步之幽微窮陰陽之祕奧雖前代京管何以加之郭謩知有晉之亡姚去姚以歸晉追兵奄及致斃中塗斯則遠見秋毫不能近知目睫澄什爰自遐裔來游諸夏什旣兆見星象澄乃驅役鬼神並通

幽洞冥垂文闡教諒見珍於道藝非取貴於他山姚石奉之若神良有以也鮑吳王幸等或假靈道訣或受教神方遂能厭勝禳災隱文彰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世用者焉然而碩學通人未宜枉轡

贊曰傳叙災祥書稱龜筮應如影響叶若符契怪力亂神詭時惑世崇尚弗已必致流弊

列傳第六十五

晉書九十五